

## 生活小记三篇

□ 合肥 祁琳

## 梦

中午睡觉做了一个梦  
梦见外公  
固执地要上泰山  
在山脚的饭店  
询问制作麻婆豆腐的办法  
而我  
却在寻找外公的过程中  
一次又一次地迷失方向  
什么都可以选择  
唯有梦境  
我们无能为力

## 天

天气变得太快  
风卷起的灰  
像烟雾缭绕的舞台  
吞噬的是弱小的心灵  
喜欢这样的天气  
干燥得像能燃烧柴火  
却也蕴含着巨大的水汽  
一切都是这样  
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

## 乱

想象中的生活  
像一颗烂牙  
欲罢不能  
我常幻想自己有一天五彩缤纷  
会让很多人羡慕  
雨为潇湘而下  
也就有了潇湘雨  
很久以前看过的一篇小说  
云梦泽  
历史老师说那是历史上的地名  
很漂亮的名字  
一如苏安吉  
恶魔的名字  
我习惯被人惦记  
我喜欢戴眼镜的样子  
不喜欢看书  
却想看尽天下所有的书  
原来世界如此矛盾  
谁都很矛盾  
所以曹操你也很普通

## 父亲的军用皮带

□ 蚌埠 徐玉向

父亲的军用皮带曾在我的童年留下过深刻印象。

冬天出去玩时，小孩们总须裹着厚厚的棉衣，而我的腰间必定会被系上一条军用皮带，既压风又保暖，更得意洋洋地从村东头慢慢踱到村西头，任凭小伙伴们投来羡慕和嫉妒的目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的孩子们非常崇拜解放军，以得到部队用过的物品为荣，如军帽、五角星、军用皮带、红领巾甚至绿色衣裤等。待开春甩掉棉袄，父亲一手提着称粮食的大秤，秤钩上必是军用皮带拦腰套着的小孩儿，另一手仔细地拨拉着秤砣。他双眼盯紧秤星，歪着头嘀咕着，似自言自语又似跟母亲讲话，“四十八，过个年才重三斤！这饭吃得真不热闹！”我们吊在秤上，笑嘻嘻地转着圈，直到双脚踩实地面，又一窝蜂跑到锅屋翻馒头。

伯伯家的院墙拐角有一个蜂窝，一大群黄蜂每日飞进飞出。每次经过总觉不顺眼，尤其是只能远远地瞅着蜂窝边上熟透了的无花果。耐不住几个堂哥的撺掇，我决定为民除害。围巾裹了头脸，一根长竹竿便是我的武器，猫着腰悄悄过去，看准蜂窝连捅数下。黄蜂嗡嗡盘旋而起，我丢下竹竿就往村子外面跑。一口气跑到村西再回头时，黄蜂早没了踪影。抹了把汗，我加入了去野外烧豆子的队伍里。

傍晚赶回家时发现院子里站了一群人，陆陆续续还有小孩的啼哭声。奶奶正用家里的七叶一枝花给一个小孩涂擦，他的脑门上有几块包，耳垂肿得快赶上菩萨了。原来我捅了蜂窝后，黄蜂没捉到我，也不肯进巢，在附近乱窜，路过的小孩却遭了大罪。当天晚上，可怜的我与父亲的军用皮带又见面了。

父亲的军用皮带，是我童年时期又恨又爱之物。虽时隔多年，它似一道紧箍咒紧紧印在我脑海中。

## 在乎田野

□ 肥西 张建春

田野是让我安静的地方，我喜欢田野。一直有个梦想，在某一天重返田地，一棵庄稼样扎下根来。不用说，这是和我生活经历有关的，呱呱坠地于农村，又在农村生活了十多年，我最美好的日子几乎都是在田野里度过的。那时农村穷，田野荒芜，可又能怎么样呢？穷和荒芜不代表没有欢乐和幸福。我和草们嬉戏，和虫子们玩闹，和花翅鸟捉迷藏，饿了采野果，渴了喝塘水，困了躺在坡地上做梦，醒来时或就有青蛙作伴。庄稼们多层次表达，依季节呈现，只要一双手，就能有滋有味地活下来。

我在田野里拾取过很多句子，比如：“不要紧（井），吃塘（糖）水”“庄稼不种当年穷”“浅升借米满升还”，等等，至今仍在使用。也正是这些句子，无时无刻不在勾引我、牵引我，令我几十年里写我的乡村，一旦沉入其间，天下所有的烦心事都离得远远的，静气扑来，立即让心灵空了。乡村田野生长草木庄稼，也“小鸡生大蛋”般，生长一些葳蕤的句子，如野草千年不死。

爷爷是我钦佩的人，我把他定位为乡村的智者，他的一辈子都在田野里雕琢。之所以说雕琢，是因为爷爷的精耕细作，他不愿意伤害生灵，一只虫子、一根草、一棵树。记忆中的爷爷不爱说话，他牵着我的手在田野里蹒跚，他告诉我“大面积”适宜种棉花，“膀田”发旺水稻，“南塘”的藕是祖传的种子，“解放塘”的鲫鱼肥美……如此，把话说完了，在家中常是沉默寡言。对田野话多，或许正是农人的标配。爷爷的雕琢成果丰富，故乡诸如南塘、解放塘等都是他领着开凿的，随弯就圆，如今看来更是一件件艺术品。

爷爷七十三岁去世，临终前的日子，病痛折磨难忍，他还是让我搀着，在田野里转转，然后找块向阳的坡地躺下，打发我离开，一个人静静地进入梦乡。田野让爷爷的病痛去了几分，爷爷乐于孤独，实际上爷爷并不孤单，他的身边有牛筋草、车前子、苘麻、苍耳、泥胡菜、泽漆、半枝莲，想数也数不过来，它们是草是药，草为爷爷宽心，药为爷爷疗病，爷爷片刻的梦飞得很远很远。

## 在那树下歇歇

□ 池州 石泽丰

沿着记忆中的路往回走，走过一千多公里，就到了我的故乡。车子爬上山岭，由于天气很热，我所带的车子又没有空调，在尚未到家之时，我对司机说：“师傅，我们在山上的那棵大树下歇歇吧。”

这棵树长在半山腰的公路边，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我很清楚地记得：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太阳炙烤着大地，我和父亲得将一千多斤粮食拉到粮站缴公（那时，每户人家按人口缴纳一定的公粮）。父亲借了一辆破旧的板车，他将稻子搬到车上，喝了一碗我娘做的红糖水，然后拉车赶路。一路上，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我们身上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浸透了。父亲躬着身，肩上的拉绳时刻绷得像一根水平的拉杆，也就在那一刻，我目睹了一个中年男子在生活的道路上如何艰难地迈出人生的每一步。我们来到这棵树下，我对父亲说：“阿爹，歇歇吧……”

这回，我和二十五年前的那个夏天一样，我捡了一块石头在树底下坐下来，不知怎么的，一坐到这棵树下，一股凉意陡然袭来。听说这树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村里人都叫它风水宝树，也许它像苍老而永远健在的祖先，像哲人沉思的凝眉，尤其是它那伸出去的枝叶，像是在做一个永远都要做下去的手势，弄不清是挥别还是召唤。这使我更觉得它的存在是村人精神的一种寄托，当然也是过往行人的一种幸运。

我的祖辈世世代代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进出村庄途经这棵大树时总要在它下面歇歇，几个凑到一块，谈论着当年的收成，还有来年的希望……每每站在这棵树下，俯视着山脚下这一个个纸幡飘飞的坟莹，我就知道，即便寿终正寝了，他们都要安息于此，

爷爷临终留下断句：欢欢喜喜离乡去，我在上面喜洋洋。估计这是我接触最早的诗句，也是我咀嚼得最多的诗行。爷爷称之为要去的地方为“上面”，诗意上升了。生命换了个地方存在，是为上面。爷爷去世许多年，我不以为他死了，田野里有爷爷的新家，家的屋顶上爬满了南瓜藤、田旋花，纠缠不已，风雨吹不进。

读《红楼梦》，少时不省事，对林黛玉无甚好感，到了如今的年龄，却理解了贾宝玉。林黛玉是能让贾宝玉干净的，薛宝钗不行，妙玉不行，史湘云也不行。附汇的去思谋，林黛玉本是株绛仙草，草生野地，是田野让贾宝玉干净呀。

是了，干净其心和身，去田野，那里一定也有一棵草能让自己周身透彻、朗明。如果有那么一天，我回归田野，我会按照爷爷曾经的指点，在“大面积”种棉，“膀田”栽秧，还会兴种些向日葵和玉米，这些高大的植物能吸附鸟声擦拭天空，让安静的更加去安静、澄明的更加去澄明。如果能够选择，我选择成为一棵树，从贴着地皮长起，终而成为田野的瞭望者，看花开花落，看果实酸涩，看稻谷飘香。我将是裸会说话的树，立在田野里，老槐树般，为田野里所有渴望爱情的植物作媒。比如拉起两朵豆花的手，让咫尺的距离再无缝隙。田野怀孕，这天下也就富足了。

当然，也就是梦，田野远去，爷爷的“大面积、膀田”们，现在生长的已是另类风景，大有波澜不惊的阵势，时代进步，该是应有之义。梦难实现了，我能做的是在城市的绿地蹒跚，我把它当作了田野，实际上也就是田野，只是有着更多人为痕迹，但还是能找到田野的感觉，一些家常的野草还在，婆婆纳、小薊、蒲公英、巴根草……都还有自己的领地，纺织娘叫得清脆，知了也唱：割稻、割稻，小鸟自如，稻草人早不知去了何处。我心中暗许，我要在城市的田野里找上一百种植物。还真是找着了，何止一百种呢？

城市的田野也是能让人安静的，我找出了一百种植物，而第一百零一种，正是让我干净的绿色植物，我偷偷收藏了。我不是贾宝玉，而她却是我的绛珠草……

依托着这棵大树，守着这棵大树。我也清楚地记得儿时靠卖糖营生的那个拨浪鼓人，每每从我们村庄出去的时候，总要在那棵大树下歇歇，鼓声再一次传来，好吃的欲望粘住我幼小的心灵，我曾经在母亲的衣柜里偷过两元钱，去那棵大树下找过那个拨浪鼓人，可惜他走得太快，或者说他在这棵树下歇息的时间太短，我因为没有买到他的糖而伤心地坐在树下痛哭。

由此，我想到歇歇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停留，最终我们还是离开的。就像父亲二十五年前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孩子，我们起来走吧，路还长着呢，如果粮站里的人下班了，今天我们的粮还缴不掉呢……”为了赶时间，我和父亲走了一程又一程。为了想去赢得时间，我辗转了这么多年，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被所谓的事业其实就是某种欲望所裹挟，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我们已经被很多的想法其实就是众多聒噪的声音所包围，我们已经被很多的爱好其实就是被纠缠不清的诱惑所干扰，我们甚至无法在自己曾经选择好的地方多歇一会儿。

二十五年了，从我离开村庄到现在，我一天都没有照顾过我的父母，他们依旧在山后的土地上春播秋收，年年岁岁，他们收获的粮食除了喂活他们自己（时常还捐一些土产品给我）外，还要加上几口牲畜，而我呢？我只不过是像书签一样从一本书走进另一本书，像钥匙认识许多锁孔一样，从一个城市流落到另一个城市。就连上次姐姐打电话来叫我在城里给她找一份活干——哪怕是扫马路也行，我都无法为她办到。在时间的年轮碾过的这些日子里，我把对父母的孝敬放在了哪里？我把兄弟姐妹的亲情感放在了哪里？……